

报告文学



跳水女皇



记中国跳水队

罗达成 吴晓民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跳水女皇

罗达成 吴晓民 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84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钱 晔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插图：官天一

吕英亮

跳 水 女 皇

Tiaoshui Nühuang

罗达成 吴晓民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4 4/18 · 插页 4 字数 80,000

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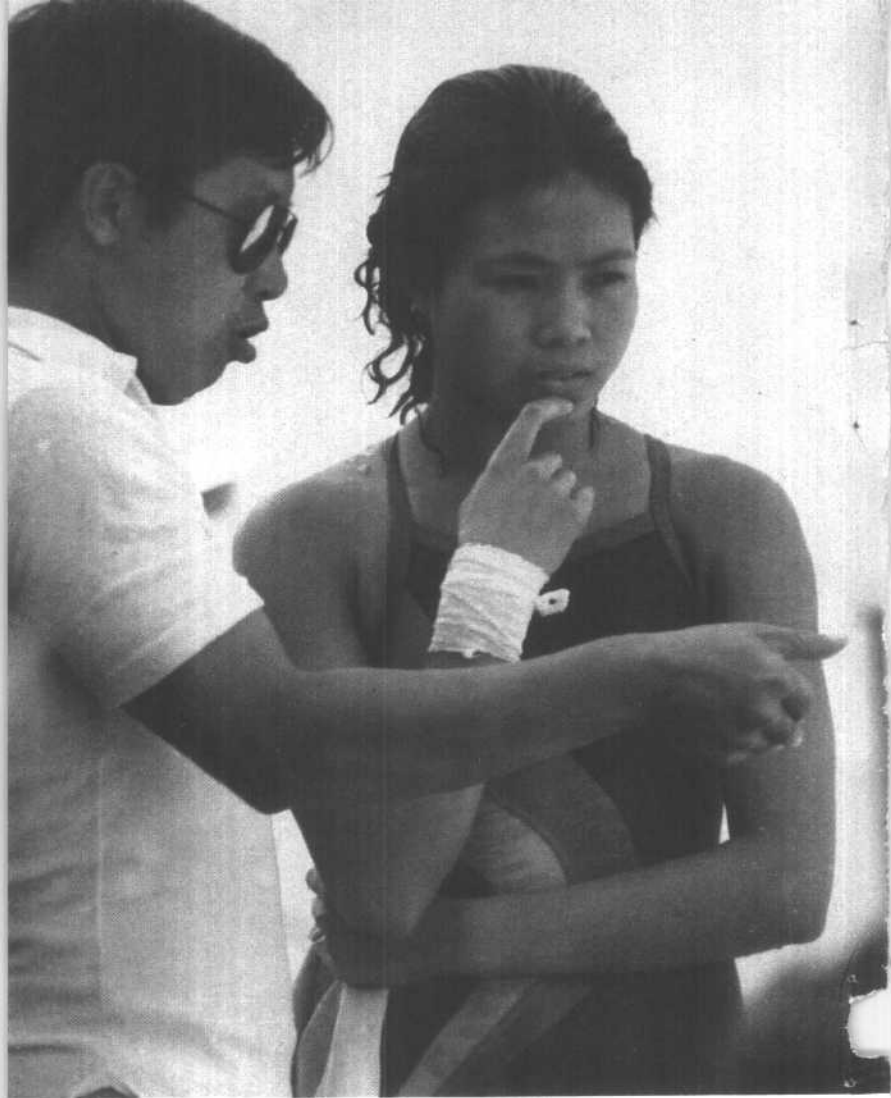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11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580 定价：0.54 元



陈肖霞的跳水动作

官天一 摄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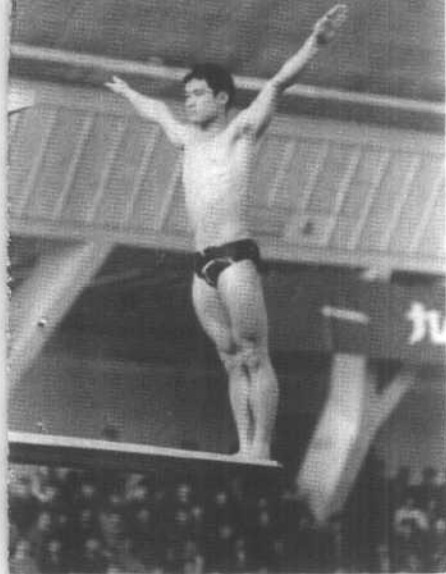


梁伯熙教练正在指导陈肖霞

官天一 摄影

李孔政在跳板比赛中

吕英亮 摄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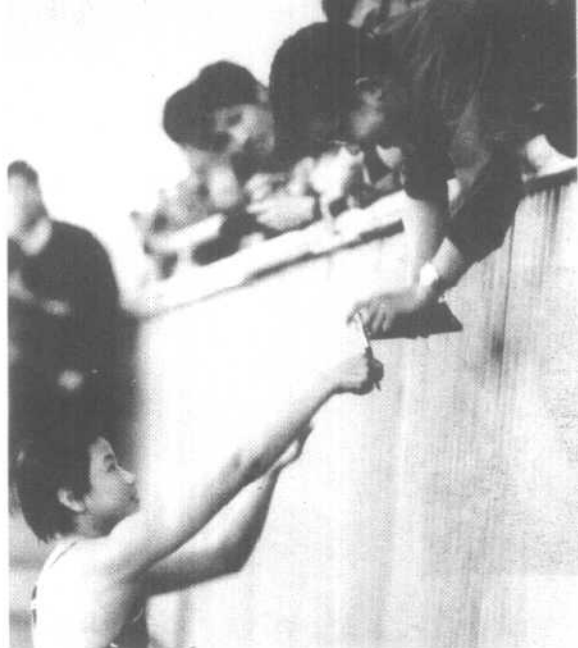
李宏平的跳水动作

官天一 摄影



周继红给观众签名

吕英亮 摄影



晨 练

官天一 摄影



有人把跳水形容成跳芭蕾，
“空中的芭蕾！”这比拟，真是新
奇、生动，而又贴切。

——作者

[1] 引子：美国。劳特代尔堡，不能忘却的 记忆



谁说的？谁发现的？
说地球是圆的。咕噜咕噜
转一个圈儿，得一年光阴。
这有什么稀罕？

象浪花一样活跃的中国跳水队员，小的十几岁了，大的都过二十了，还没洗脱孩子气！此刻，他们就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特代尔堡市，叽叽喳喳地宣布和论证自己的一项“伟大发现”：没错！地球

真是圆的！1980年5月，她们在这儿唰唰唰地往水池里跳呀跳呀，地球哗啦啦兜了整整两个圈儿，1982年5月了。这不，中国跳水队又“转”到这儿了！不信？你吆喝一下：“芭蕾王子”李宏平，——“到！”“跳水女皇”陈肖霞，——“到！”“空中英雄”李孔政，——“在哪！”咳，全齐了……逗，真逗！有这么形象化“论证”的？嘘，轻点儿，别让天文学家听了笑话！

不过，不论怎么说，两年前的那个五月，太叫这些个机灵鬼难忘了。那是中国跳水队“发迹”的日子呀！

1980年5月的一天。天，蓝得象是刚用盈盈池水洗净了；蓝得象是要滴下水来，把跳水池染得更蓝更蓝。

好客的美国劳特代尔堡市，以一种热情得富有浪漫色彩的方式，在欢迎一支中国运动队的降临。看得出，主人们不满足于在报纸头版上登一条新闻，或是在广播的“黄金时刻”里发一则消息。好象这样不足以显示对中国朋友的热情、真诚。真的，他们太别出心裁了！劳特代尔堡市的上空，竟由一架飞机，拖曳出一条巨大的条幅，象是一道彩虹，飘舞于蓝天白云之间。嗨！那白底上的红色英文字母，在阳光里一亮一闪的，它上面写着：——“中国队示范表演。”

中国队表演？莫非又是“小球推动大球”的乒

乓？中国乒乓球队跟跳水队一块儿来了？在国际上，提到乒乓球，就与中国联系在一块儿。不是吗？两年前的，中国乒乓球队到美国访问，《纽约时报》就发表评论：《中国人教美国人打乒乓球》。美国朋友的心灵，被中国人的精湛球艺征服了。乒乓球——那白色的云烟，白色的闪电，白色的精灵，白色的梦幻！它，跳动在墨绿色的球台上，跳动在玫瑰红的球拍上，实在是令人眼花缭乱，叹为观止。

要真是中国乒乓球队，——对这支乒乓王国的队伍来说，“示范表演”这四个字，是当之无愧的。但是，今天这条使整个劳特代尔堡市的体育迷们为之骚动的标语，却是为中国跳水队准备的。

这太让人觉得意外了！天，这是在号称“跳水王国”的美国啊！中国跳水队的起步，要比他们落后五十年，半个世纪！跳水，据说起源于北欧，那里的海边多是悬岩陡壁，人们当时从险峻的峭壁上跳下去，以示英武。十九世纪的末尾，跳水传到美国，落了户。从此，美国被称为跳水的第二故乡。

哦，这几天，在跳水第二故乡里的劳特代尔堡，正举行十八国跳水邀请赛。好多国家的一百多个男女运动员全部参加了。美国队有着绝对优势，轻舒猿臂，就一下子囊括了男女跳台跳板的前四名，所有的奖章，金质的、银质的、铜质的，全让他们挂到自己脖子上了。美国队似乎决意要办个“金牌展览会”：从1920年起，至今四十年，奥运会

跳水的 52 枚金牌，叮叮当当的，亮亮闪闪的，他们拿走了 44 枚。然而，老资格的美国队，这一回却虚怀若谷，对年轻的中国队另眼相待，要他们“示范表演”。那位名气跟金牌一样叮当作响的美国教练李森美，一年之前，从中国访问归来，就夸奖“中国队是一支具有世界水平的队伍。”谁信他？当时，还有人奚落他，说他“叫中国洗了脑筋，替中国宣传”。怀疑吗？完全可以！于今，中国队来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，是来接受考核？参加“答辩”？

几天之前，他们在哥伦布城，跟美国跳水队的一场“对抗赛”，来了个出人意外。不，该叫做“晴天霹雳”！默默无闻的中国队，没让人来得及注意，就把天平悄悄倾倒了：以 45:43 的总分，小胜了强大的美国队。四个金牌呢，拿走了三个。没办法，这牌儿叮叮当当的，亮亮闪闪的，迷人呢。中国选手也喜欢！

美国观众是意外的，激动的，震惊的。他们鼓掌，站起来鼓掌，还不解“渴”，不满足。索性来它个挥臂致贺，跺脚呐喊……他们被狂热点燃了！

呵，对不起，请静一下吧！美国国家队教练台布尔，在跟中国教练说话呢！他的一双手摊了摊，又骤然收回，交错地靠在胸前，象是真诚地表示，这是推心置腹的言词：“坦率地说，中国跳水运动员是世界第一流水平的，输给他们并不感到丢脸……” 唷！台布尔先生，你跟李森美教练唱一个

调子啦！幸好现在用不着担心了，时过境迁了！不光是你们，那么多观众，全给“洗了脑筋，替中国宣传”啦！

表演赛该开始了吧？但时钟是金属的，心肠是冰冷的！它对观众急切的渴望、不安的期待，一点也不理解。不，它仿佛刚吞了一把安眠药片，懒懒散散地走着，几乎把每一秒钟分割成一百个小块！每一个“嘀嗒”都象在说：“还早，还早——时间还早……”

好容易，那个广播里才开始介绍中国选手了！表演赛快开始了！哦，浓重的洋腔洋调，别有一种滋味，让人猛一听，都闹不清是说谁……

解说员说谁，还不知道？没那回事！日历翻了二年啦，现在是1982年5月！跳水队这些机灵鬼，人人都有个“半导体”，有的还有个录音机！广播英语，学得哇里哇啦的，挺流利。兴许，比赛一下，能比上金牌银牌的水平了。

哦，别扯远了！地球究竟是方是圆，英语学得好还是坏，先搁一边儿吧。现在，关键的关键是“跳”好邀请赛！劳特代尔堡，这是“加拿大——美国——墨西哥国际跳水邀请赛”的第二站。咱们非得把水平“跳”出来！劳特代尔堡的观众这么狂热，这么“痴情”……不拿几个金牌，叮当叮当的，亮亮闪闪的，那对得起谁？

[2] 跳水女皇——是让人从水里“捞”起来的



她光着个脚丫儿，
啪哒啪哒地又向十米跳
台走去。这是 1979 年 9
月 8 日，墨西哥时间的
下午 3 点。

一串湿漉漉的脚
印，如同乐谱上那标志
宁静的一串休止符号，
使喧闹的奥林匹克游泳

馆，倏然间归于山林般的沉寂。怪了，这反而静得
叫人紧张，看台上所有的目光，象雷达跟踪似的，
默默追随着这位年轻秀美的中国姑娘。

她叫陈肖霞。再过一个月，满十七岁了。她刚
从亚洲冒出来。今天在跳台上，她这个缺少名气的
亚洲冠军，跟享有“跳水皇后”美称的世界冠军——
苏联运动员伊·卡列尼娜，算是擦上了。她的得分
撵着追，几乎“踩”到世界冠军的脚后跟了；比赛进
行了一半，她只比对方低了不到一分！

场上的气氛够紧张的了。她却微笑着，一点儿也不心慌。每一次出了水，向十米跳台走去，都走得不同凡响：平静中含着自信，轻盈里带着坚定，幽柔中藏着倔强。那脚板落地的声音，犹如意味深长的画外音和潜台词，响在瓷砖上，响在人心上……

墨西哥观众给陶醉了。他们专注地欣赏她走台步，象看芭蕾舞中娇柔的白天鹅，款款走向天鹅湖；象看维纳斯女神恬静地浅笑着，在水池边悠然散步……哦，可惜诗魂席勒不在观众席上，他已远去了。要不，他兴许会把心中的诗句，悄然奉献给这位东方维纳斯的——

你真美，陆地、海洋的仙女
也比不上你美；
你那轻盈的衣袂
随着生命在其中活跃
而移动、起落、闪耀……

说真的，从池边到跳台这段路，短得不能再短了；对跳水运动员来说，却是遥远而又遥远。只有她们才能体味这咫尺之间的遥远，片刻之间的漫长。真的起跳了，一秒七的瞬间里，转体、翻腾、入水，什么也来不及想，但在衔接于两个动作之间的这点时间和空间里，真容易东想西想，弄得你“剪

不断，理还乱”！

肖霞姑娘，你在想什么？想金牌吗？要在平时一问，她准是文静地一笑，点个头，算是回答了。现在不好问她了。不过，她也知道，看中金牌的可多了：今年泛美运动会女子跳水冠军——美国的德·克里斯顿松，加拿大、瑞典、日本、新西兰等国的冠军，全是名角儿，眼睛都滴溜溜地盯着金牌。不，她们还轮不上，蜚声跳水界的伊·卡列尼娜也翘首以待呐，她不会嫌金牌多的。二十岁的卡列尼娜，“跳龄”就有十二年了，比你资格老多啦！你刚在全国少年组得了跳台冠军，还是个“小儿科”的时候，她就在第二届世界跳水锦标赛上，接过跳板金牌、跳台银牌；第九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，她一口气把跳板、跳台两块金牌全摘走了。去年你在亚运会上来了个“出人意外”，取得跳台桂冠。人家更神了，在世界杯比赛中，把上届奥运会金牌获得者都刷了，成为跳板、跳台的“双料”世界冠军。今天你也跳得够神了，八个动作做完了四个，她只比你领先了个零点儿，你能追过她？哟！肖霞，算了吧，别往深处想，当心好情绪给破坏了。

她真想别的去了。肖霞孩子气地留神自己脚板啪哒啪哒的声音。

这声响，是清亮的，清亮得甚至有点儿雄壮。小时候，她就喜欢听这个，她跟姐姐在河滩边嬉水，你浇我，我浇你，湿了头发湿了衣，还是这么

啪哒啪哒地一边跑，一边闹。九岁那年吧？一次偶然赶了个巧，她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边，看了跳水比赛，又好看又好玩，她眼花缭乱啦。1974年的一个星期天，她感冒，躺在家里哼哼。一个同学来送“情报”：越秀山业余体校跳水班在招生，她把被子一擦，拔腿跑去报考了。主考教练问她：“你多大了？”“十二岁！”“会游泳吗？”“会！”“敢往下跳吗？”“敢！”咳，每句话都答出个惊叹号。她把鞋子一甩，又象甩出两个惊叹号。随即啪哒啪哒奔了两步，就往水里跳。咳！大家还等着看她显本领，她却“咕嘟咕嘟”地喝起水来，手脚在水里挣扎开了。那个狼狈劲儿，肖霞自己一回想就好笑，难怪教练把她“捞”起来，还看着她直乐。教练很喜欢这个胆大泼辣的“惊叹号”。不过，谁也没料到，他们“捞”起的竟是未来的世界冠军！

那是什么声音？“的笃的笃”的，跟那脚步声交织着。她用耳朵和感觉清晰地听到了。观众们用心灵和眼睛“听”到了。那是水珠，珍珠般的水珠，从她乌黑发亮的短发上，荡着微笑的脸颊上，镶着鹅黄的绿色游泳衣上，往下滴落……她记得，从进了少年跳水班，哭过好几回，绷着脸，嘟着嘴，那泪水活象断线儿的珍珠，也是这么“的笃的笃”地落。教练怎么说来着？“十二、三岁是运动员系统训练的‘黄金时代’。”她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这个“黄金”什么的，太枯燥、太烦人了，一点劲儿也没有，

一个跳水动作翻来复去地练，上百次、上千次，一天天、一年年……这个鬼教练，还有完没完？给点时间，让人家玩玩嘛！一天，她跟教练干上啦！她要请假，给姐姐送行。教练让她做完了规定动作再回家。不让马上走？肖霞不高兴，没心思练了。唰、唰、唰，一个接一个跳；出水池，上跳台，都一路带小跑。教练心里明白，小鬼是在凑数啊！于是，他宣布：现在开始“验收”，合格算一次，不合格重新来，一共练三十次。“这么跳，要跳到什么时候呀，这还能回家吗？”肖霞急眼了，发愣了，索性“罢跳”，站在那里不动，泪水“的笃的笃”的……

还有一回“的笃的笃”的，是因为她挨了爸爸的骂。爸爸是工人，也会水，在广州市横渡珠江活动中，爸爸那两支手臂划得比桨还叫快。

怪不得爸爸对跳水那么有感情，问这个动作，问那个动作，那股关心劲儿，没说的。肖霞都觉得有两个教练了：业余体校里有一个，家里也有一个，——教练爸爸呀。肖霞的家离体校好远好远，来回坐车，要一角四分钱。爸爸妈妈就那么点儿工资，要养活六个孩子，本来就很“拮”。现在这一来，每天又要给她两角钱，除了车费，训练完了，还能买个热大饼吃，爸爸怕她饿。后来呢，爸爸犯难了，每个月要花六块钱，他没法支付。爸爸能给她的钱愈来愈少，但爸爸精神上给她的挺富足，鼓励越来越